

陇上非遗

夏日，赴一场清凉「花儿会」

文/王文元

●核心提示

夏日的洮岷地区是绿色的海洋，也是“花儿”的海洋。每年的这个时节，是洮岷花儿会最为集中之时，也是洮岷地区最为迷人的季节。

花儿是流传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独特的山歌，质朴生动的歌词和唱腔承载着当地的民俗风情与人文记忆，大体分为洮岷花儿、河湟花儿和六盘山花儿几大类。而花儿会则是这些民间艺术的集中绽放之地，也是展现民间歌手们才华的舞台。

以甘肃临潭、康乐、岷县等地为中心的洮岷地区，有着深厚的“花儿”文化底蕴。每年农历六月，这里都会迎来一场场热闹的花儿会，其中莲花山、二郎山、松鸣岩、冶力关等地的花儿会尤为著名。这些花儿会不仅历史悠久，更以规模盛大、唱花儿的“把式”云集而闻名，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盛事。



初夏时节花儿会

流行于甘、青、宁、新地区的一种山歌，在甘肃境内被称为花儿。为何要把山歌称为花儿？这些山歌中歌者往往将姑娘比作花儿，久而久之人们就将这类山歌称为花儿。歌者把姑娘比作花儿，其内容主要表现了男女之间懵懂爱慕的关系，因而，习惯上花儿不能在村子里唱，也不能在长辈和亲属面前唱，故而民间称之为山歌、小曲。

花儿有河湟花儿和洮岷花儿之分，河湟花儿是以河州（今甘肃省临夏县）为中心，分布在周边及青海的十多个农业县；洮岷花儿，分布在以洮州（今甘肃省临潭县）、岷州（今甘肃省岷县）为中心的七八个县，其范围基本上都在甘肃境内。

笔者不久前赴临潭县冶力关镇一带，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花儿会，实地体验了洮岷六月花儿会的盛况。

冶力关在临潭县境内，分为莲山、西峡、东峡和冶海湖四个部分，为明代设置的河州（今甘肃临夏一带）二十四关之一。冶力关花儿会在农历的六月初一举行，地点选在镇子外面甘肃农民起义纪念馆门前的高坡上。

花儿“把式”（唱花儿的民间歌手）们站在山坡的高处自由自在地唱着花儿。上场的花儿“把式”们手中拿着一把扇子，这是他们唱花儿时的唯一道具。他们一边慢条斯理地扇着扇子，一边开始漫花儿（唱花儿）了。这时，山坡上到处都是赶来听花儿的人们，他们或站在山坡上，或蹲在半山腰，或盘腿坐在草地上。于是这种穿透云霄的声音从天而降，它如同酷暑的甘霖，抚慰着每一个人的心。

花儿会上的“把式”和观众都是自愿来参加的，他们是花儿的追随者。花儿让他们在各个山沟内，在高高低低的山坡上，放开歌喉尽

情抒发心中的话语。花儿会多则五六天，少则两三天，在花儿会上人们可以不问姓甚名谁，家住何方，但却一定要盘一盘花儿，这是考验花儿“把式”能耐的挑战，唱得好、反应快的“把式”会受到追随者和观众的喜爱与夸赞。

在漫山遍野而来的花儿声中，一年一度的花儿会就拉开了序幕。这是洮岷人的狂欢节。每年在洮岷地区要举行100多场花儿会，最早的花儿会在每年正月十五。尽管从正月里就有了花儿会，但农历六月则是花儿会的高峰时节。在六月前后莲花山、二郎山、松鸣岩、冶力关等地都要举行花儿会。

山野里的狂欢日

花儿会之所以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乡亲参加，最主要的原因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。参加花儿会的人们摆脱往日的束缚，可以尽情地抒发心中所想。

甘肃洮岷地区位于历史上农耕区和游牧区的交叉地带，花儿会的出现不仅与季节有关，也与这里的气候密切相关。农历五月底到六月初这一段时间，农田的活计已经忙得差不多了，马群也可以散放了，正好可以忙里偷闲。

花儿会是人们可以敞开心扉的日子，所唱的花儿既有对秀美山川的赞美，也有相互间斗智的较量，而更多的则是关于爱情。“花儿会上没大小”，正是这种自由心情的抒写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花儿就可以无所禁忌。

唱花儿时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，如不能在家里或者村子里唱情歌。在花儿会上也有避长辈的风俗。在花儿对唱时，“把式”们往往要问：“有避躲的往后站，没避躲往里站”。其实这就是这种规矩的写照。

花儿会既是花儿“把式”们一比高下的舞台，也是年轻人寻找意中人的场所。通过花儿会，年轻人共诉衷肠，就成为花儿会上的一道风景。

“手拿镰刀割沙柳，
世哈一双绵绵手，
你是五月端阳的雄黄酒，
我想热腾腾地喝两口，
有心坐来没心走。
花儿啊，两莲叶儿啊。”

看看，花儿唱词里人们对爱情的追求是多么的生动而执着。

今天生活在洮岷地区的居民，部分是明初从江淮一带迁来的移民的后代，尽管600多年过去了，他们血脉中刚强坚忍的品格丝毫没有改变。在呈现性格坚毅一面的同时，他们也对自己的爱情有着独特的憧憬：“你像牡丹才开开，我像空中来蜜蜂，落到牡丹心上来。”她们对爱情的表白浪漫而富于想象力。

很多时候，花儿会上的男女对唱成为一道风景。这也是男女双方相互试探对方心思、了解对方情况的一种方式，也更具有戏剧色彩。

女人先唱道：

“粉壁墙上画像哩，子牙封神斩将哩，谁是我的孽障哩。”

那边男人接着唱：“影壁上画龙哩，妹妹旁边有人哩，没人时哥哥心痛哩。”

女人又唱道：

“八合金升量莽哩，丢你是张良辞朝哩。”

男人又唱道：

“张良辞朝辞不下，但等韩信一句话，妹妹你给我一句话。”

于是，一段情愫也就在一唱一和中渐渐地清晰起来了。

多民族共同孕育的瑰宝

洮岷花儿的起源，专家学者提出了十几种看法。目前，逐渐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：今天洮岷地区的汉族大部分是明代从江南迁移过来的，因而，花儿最有可能出现在明代。

在洮岷花儿中有这样一首曲调：“松树虎丢盹，看见尕妹担地桶，人品压了一十三省。”这里的十三省其实是代指全国。这种说法只在明初比较流行。据记载，“明初沿袭元制，境内下设若干行中书省。洪武九年（公元1376年）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司，但人们在习惯上用省来称呼布政司，宣德三年（公元1428年）以后，定制为十三布政使司又称十三省。”

专家认为，甘肃岷县南部一带（包括宕昌北部），不仅是洮岷花儿的发源地，也是所有花儿的发源地。花儿的发展基本上贯穿了二郎山花儿、莲花山花儿，再到河州花儿这样一个发展过程。

可以说这样，洮岷花儿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，在较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。从音乐方面看，起源于八世纪的藏族民歌，其语言则是明代江南人大量迁入及汉语普及之后形成的，而文学因素则是受了藏族的鲁体、谐体和汉族七言体及元散曲等方面影响。

总体而言，作为一种音乐因素与文学因素相结合，并具有独特形态的歌曲，洮岷花儿形成于明代。

花儿本是心上的话

花儿会既是自发的赛歌会，也是一个大型的集贸活动。六月初二，笔者在莲花山下的莲麓看到，原本寂静的山谷忽然间变得异常热闹，密密麻麻的销售摊点一眼望不到边。平常只需要几分钟就走完莲麓街道，我们的车整整走了半个小时。而在村子外头，商贩的队伍排出了老远。幸好此时，花儿会已经基本结束了，否则我们恐怕就要被拦在路上了。

按照传统规矩，花儿会一般要经过拦路听歌、朝山献歌、联欢夜歌和紫松山祝酒别歌四个阶段，基本上到农历的六月初六就结束了。祝酒别歌要唱一些送别之情，这些歌也特别有意思。

有一首道别的花儿非常有名：

“说了一声去的话，
眼泪就连袖子擦，
忙把系腰穗抓，
心上就像篦子刮！
手拿镰刀割柳哩，
赶紧收割就走哩，
麦子黄者手哩，
明年再唱还有哩。”

花儿是民间歌手们心底的吟唱。在洮岷地区人们根据不同节日、气候来确定花儿会的时间。这是漫长岁月中自然而然形成的，没有任何人为强制因素，完全是自然和社会选择的产物。

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花儿，而西北各地的花儿会规模也越来越大。尤其是一大批的专家学者、艺术家对花儿进行改造，使这一具有西北地方特色的民歌，受到全世界很多人的关注。

可以说这样，花儿会是上苍赐给辛苦劳作了一年的人们的狂欢节，是展现洮岷花儿风采的节日，也是民俗与风情的海洋。

“花儿”为什么这么“红”



“天下‘花儿’是一家，心连着心呀手挽着手。各色的牡丹嘛一搭里开，美美的日子嘛朝前走！”今年6月，在甘肃省定西市岷县举行的“花儿”艺术月开幕式上，一曲《天下“花儿”是一家》唱出了人们的心里话。

“花儿”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，其唱词浩繁，文学艺术价值很高，被称为“大西北之魂”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，由汉、藏、回、土、东乡、保安、撒拉等多民族共创共享，主要使用一种语言（汉语方言）演唱。

“花儿”是传唱“花儿”的文化空间，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的场域。每年夏季农闲时节，西北各地的“花儿会”便相继拉开帷幕。“花儿会”一般选择在山清水秀的地方举行，比如“二郎山花儿会”“莲花山花儿会”“松鸣岩花儿会”等。甘、青两省赫赫有名的“花儿会”都是以山冠名。会期一到，当地男女老少盛装赴会，在林间、草地、溪畔围坐成大小小的歌圈。从晨光熹微到夜幕低垂，嘹亮歌声此起彼伏，喝彩声连绵不绝，汇成欢乐的海洋。

“花儿”核心传唱区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会区，是历史上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，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通道。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，孕育了“花儿”的“声纹”特质，其曲调高亢悠扬、极富穿透力，用汉语方言演唱，则体现出多民族在世代交往融合中对中华文化的认同。

“花儿”与《诗经》一脉相承，被誉为“活着的《诗经》”。“花儿”善用比兴抒情，其格律形式，与《诗经·国风》中收录的各地民歌神似，感染力十足。可以说，“花儿”是承载集体记忆、见证多民族共生历史的“声音活化石”。

近年来，甘肃、青海、宁夏等地不断完善非遗“花儿”保护传承体系，在保持其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创新表达，为古老艺术注入活力，并通过“花儿”进校园、进景区等活动，提升“花儿”传播水平，鼓励“花儿”传承人及歌手在探索“花儿”艺术发展道路上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不断拥抱年轻受众，持续扩大影响力，让这朵承载着交融密码的绚烂“花儿”在岁月淘洗中唱响时代新声。